

阴阳师

梦枕貊

生
成
姬



阴阳师

生成姬

〔日〕梦枕貊 著
汪正球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阴阳师·生成姬/[日]梦枕獯著;汪正球译. —2版.—
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14.1
ISBN 978-7-5442-6970-4

I. ①阴… II. ①梦…②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73768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12-011

ONMYŌJI - Namanari-Hime

Copyright © 2000 by Baku Yumemakura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2 by Bungeishunju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ku Yumemakura Office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.

阴阳师·生成姬

[日]梦枕獯 著

汪正球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特邀编辑 胡圣楠
装帧设计 韩 笑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7.5
字 数 138千
版 次 2005年8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2版
印 次 2014年3月第3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970-4
定 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
录

- 1 安倍晴明
45 源博雅
82 相扑大会
104 鬼之笛
126 丑时之谒
153 铁圈
187 生成姬

安倍晴明

一

金色的阳光里，细胜银毫的雨丝飘洒着。

那是细润轻柔的牛毛细雨。

纵使在外面行走，也丝毫不感觉不出衣饰濡湿了。发亮的雨丝轻洒在庭院的碧草和绿叶上，仿佛无数蛛丝自苍穹垂悬下来。

细雨轻轻点触着庭院里那一方池塘，却涟漪不生。朝着水面凝望，竟丝毫不看出雨落的痕迹。

池边的菖蒲开着紫花，松叶、枫叶、柳叶，以及花事已尽的牡丹，都被雨丝濡湿，色泽十分鲜亮。

花期已近尾声的芍药开着雪白的花，花瓣上细密地缀着雨点，不堪重负般低垂着头。

时令是水无月，即阴历六月的月初。

安倍晴明望着左手边的庭圃，坐在蒲团上，与广泽的宽朝僧正

相向而坐。

地点是位于京西广泽一带的遍照寺的僧坊。

“天空转亮了。”

宽朝僧正的目光越过自屋檐垂下的柳叶，凝望着天穹。

天空还不是一碧如洗，仍覆盖着薄薄的云絮，整块整块地闪着银白的光。不知道太阳在哪里，只有柔和的光线不知从何处照出，细雨正从空中洒落下来。

“梅雨终于要过去了。”宽朝僧正说。看语气，并不指望清明应和他。

“是啊。”

清明薄薄的朱唇边浮着若有若无的笑意。他身上裹着宽松的白色狩衣，并没有追逐宽朝僧正的视线，仍放眼庭院。

“雨亦水，池亦水。雨持续不停则谓之梅雨，潴积在地则称为池水，依其不同的存在方式称呼其名，虽时时刻刻有所变化，而水的本体却从未改变。”

宽朝僧正说着，心有所感一般。

他的视线转向清明：

“清明大人，最近不知为什么，我总是为天地间本来如此的事物所触动。”

广泽的宽朝僧正是宇多天皇的皇子式部卿官的儿子，也就是敦实亲王的子嗣。母亲为左大臣藤原时平的爱女。

他风华正茂时出家，成了真言宗高僧。

天历二年，他在仁和寺受戒于律师宽空，兼获金刚界、胎藏界两部经法的灌顶。

真言宗兴自空海大师，宽朝继承了真言宗的正统衣钵。宽朝力大无比，此类逸事，《今昔物语集》等古籍中多有记载。

“今天我有幸观瞻人间至宝。”

晴明把眼光落在自己与宽朝中间的方座供盘上。

供盘上放着一帖经卷。经卷上写着：“咏十喻诗沙门遍照金刚文。”

遍照金刚，即弘法大师空海。

“喻”即比喻，整句话的字面意义是说，这部经卷收有十首佛诗，是空海用比喻的形式写就的佛法内容。

“这可是大师的亲笔呀。这种宝物有时会由东寺转赐敝寺，我想晴明大人或许会有兴趣，就请你过来了。”

“阅此宝卷，我真正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既然语言是咒，那么，记载着这些语言的书卷自然也是咒了。”

“依照你的意见，雨也好泡也罢，本来都是水。所谓的不同，不过是其所秉受的咒的差别而已。”

“是啊。”晴明点点头。

在晴明刚阅过的经卷上，有一首题为《咏如泡喻》的佛诗，是空海大师用墨笔抄录的。

宽朝诵读着这首诗：

天雨蒙蒙天上来，
水泡种种水中开。
乍生乍灭不离水，
自求他求自业裁。
即心变化不思议，

心佛作之莫怪猜。
万法自心本一体，
不知此义尤堪哀。

雨点迷迷漫漫，自天而降，落在水中，化成大小不一的水泡。水泡生得迅速也消失得迅速，可水还是离不开水的本性。那么，水泡是源自水的本性，还是源自其他的原因与条件？非也，水是源于自身的本性才形成水泡，是水本身的作用。

正如水产生出种种大小不一的水泡一样。真言宗沙门心中所生发的种种变化及想法，也是不可思议的，这正是心中的佛性所带来的变化。

无论水泡的大小与生灭如何变异，本质上还是水。

人心亦同此理，纵使千变万化，作为心之本性的佛性是不会发生变化的，对此莫要怪讶猜度。

存在皆源自本心，两者本来就是一体。不了解这一至理，实在是太悲哀了。

诗的意思大体如此。

“这个尘世间，是由事物本身的佛性与如同泡影一般的咒所组成的，是这么一回事吧。”

宽朝像打谜语一样问清明。

“所谓的佛，不也是一种咒吗？”清明感慨道。

“这么说，你的意思就是，世界的本源也好，人的本性也好，都是咒了？”

“没错，我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了不得，了不得。”

宽朝心有契悟般扬声大笑：

“晴明大人的话真是太有趣了。”

正当宽朝叩膝击节时，不知何处传来众人的嘈杂声。

“是成村！”

“是恒世！”

这样的叫喊声，夹杂在喧闹声中飘了过来。

听上去是在不远处，有许多人正在争论着什么。

争论越来越激烈，话语声也越来越大。

“那是……”晴明问。

“关于七月七日宫中相扑大会的事，公卿们正议论不休呢。”

“听说已经决定由海恒世大人和真发成村大人，在堀河院进行一场比赛。”

“是这么回事。到底哪一边会独占鳌头呢？他们特意到我这里，就是来打听这件事的。”

“那么，你觉得哪一边会胜出呢？”

“没影的事，我们还没开始议这件事呢。他们不过是在随意喧闹罢了。”

“我没有打扰你们吧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晴明大人是我特意邀请来的。那些公卿倒是随意聚过来的。”

“随意？”

“唉，他们以为我在相扑方面有一定的见解，其实他们误会了。”

“不过，宽朝大人的神力，我是早就听说了。”

“力气虽然不小，可相扑毕竟不是光凭死力就能胜出的。”

“因此，大家自然想听一下你的意见。”

清明解颐一笑。

“真叫人难为情啊。在仁和寺发生的事，好像到处都传遍了。”

宽朝抬起右手，摩挲着滑溜溜的脑门。

“提起那件事，我也听说过。听说你把强人一下子踢到屋顶上了……”

“清明大人，连你也对那些传言感兴趣吗？”

“确实如此。”

清明若无其事地点点头。

有关宽朝所说“仁和寺发生的事”，古书《今昔物语集》中有记载。

大致情形是这样的——

广泽的宽朝僧正，长期居住在广泽的遍照寺，但还兼任仁和寺僧官之职。

那年春天，仁和寺落下惊雷，震塌了正殿的一角。为了进行修缮，就在正殿外搭起脚手架，每天很多工人赶来，在那里做工。

动工半个月后，修理工作仍在继续。一天黄昏，宽朝僧正忽然想看看工程进展到什么程度，于是就在平常穿的僧衣上系好腰带，穿上高脚木屐，独自一人拄着法杖往仁和寺走去。

当他来到脚手架跟前四下打量时，发现不知何处冒出一个奇怪的男子，蹲伏在僧正面前。

他一身黑衣，黑漆帽檐深深挡住了眼睛。已是暮色四合时分，他的容貌在昏黑之中辨不清晰。

再仔细一看，男子不知何时拔出一把短刀，好像特意藏到背后似的，用右手倒握着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宽朝一点也不慌乱，用平静的声音问道。

“一个四处流浪、连糊口的东西都难以得到的老百姓。至于名字，更是默默无闻。”

一身黑衣的男子用低沉的声音答道。

“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身上所穿的衣服，我想取走一两件用用。”

“怎么，你居然是强盗？”

宽朝没有丝毫恐惧，用爽朗的声音问道。

正准备瞅机会下刀子的强人，差点不由自主地扑上来。

如果对方胆怯了，或者强烈反抗，或许强盗会找机会动手伤人，可是宽朝如此镇定，强人反而有些气短了。

不过，强人还是把心一横，将刀一扬。

“想留下性命，就赶紧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。”

说着，把刀尖指向僧正。

“我是和尚，随时都可以把衣服给你。所以，你随便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，只要说一声，我穷困潦倒、身无分文，给件衣服吧，就成了。可是，你这样对我拔刀相向，却让人不舒服。”

“多嘴，别说话！”

僧正躲开强人的刀子，绕到他的背后，朝着他的屁股轻轻一踹，结果，挨踢的强盗“哇”地喊了一声，身子便朝远处飞去，不见踪影了。

“嘿。”

宽朝四下找寻强人的身影，却一无所获。

既然如此，就让其他人去搜一搜吧。主意一定，他朝僧房走去，高声唤道：

“有人在吗？”

当下就有数位法师从僧房里走了出来。

“是宽朝僧正吧，天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情吗？”

“我来看看工程的进展。”

“那您这么大声叫我们，是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“刚才我碰到强盗，要把我身上穿的衣服抢走，那家伙还拿着刀子要来杀我。”

“您受伤了？”

“没有。还是快拿灯来照照吧。当时强盗冲过来，我闪到一边，还朝他踢了一脚，当下他的影子就不见了。快搜搜看他到底在哪里。”

“宽朝僧正把拦路抢劫的强人打翻了，快拿灯来！”

一位法师大声叫起来，其他几位法师准备了火把，开始到处搜寻强盗的身影。

法师们举着火把在脚手架下搜寻时，忽然听到上面传来“好痛啊，好痛啊”的叫声。

拿着火把照过去，发现脚手架的上方，有一个黑衣打扮的男人夹在里面，不停地呻吟着。

法师们好不容易爬上去，发现被宽朝大力踢飞的强盗手里还拿着那把刀子，脸上一副可怜相，乞望着他们。

宽朝带着那个强盗来到寺里。

“好了，今后不可再走老路了。”

说着，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交给强人，就那样放他走了。

广泽的宽朝僧正真是了不起，不但力大过人，还为袭击自己的强人布施行善。法师们一个劲地称赞不已。

故事的大致经过就是这样。

“坊间所传总是以讹传讹。实际情况是，强盗给我踹了一脚，逃走后又悄悄回来爬上脚手架，不想一脚踩空，竟然动弹不得了。”宽朝僧正说。

“这不正好吗？又不是僧正自己向大家编排的。这段佳话正是宽朝大人厚德所致。虽然并不切合空海和尚关于水泡的比喻，不过，僧正自身的本性，绝没有因为传闻而改变分毫吧。”

“是啊。”宽朝僧正苦笑着点点头。

“既然传闻无甚大碍，也就听之任之吧。”

两人正聊着，另外的僧房里，喧哗声越发大了起来。

看动静，像是公卿们正穿过遮雨长廊朝这边走来。

“我打扰宽朝大人很久了，恐怕他们都等不及了。”

正说着，那些议论不休的公卿已经走了过来。

“咦，安倍晴明大人在这里呀。”

其中一个大喜过望地说。

“是晴明大人吗？”

“太妙了。”

年轻的公卿们在外廊里一边窃窃私语，一边把好奇的视线投向晴明。

“哎呀呀，看样子他们的目标不是老僧，而是晴明大人你呀。”

宽朝僧正笑逐颜开地低声对晴明说着，然后转头朝着公卿们肃

然说道：

“晴明大人是我特意邀来的贵客。我们谈兴正浓，你们这样来搅扰，如此行止，难道不嫌唐突吗？”

“确实是太失礼了。不过，只在祭祀庆典上见过晴明大人，这样近身交谈的机会，实在是从未有过，所以……”

大家诚惶诚恐地低头致礼，但眼中的好奇却并没减少。

在一群公卿当中，还有刚才招呼他们的年轻僧侣。

“本来在那边，正议论着宫中决定由海恒世与真发成村进行比赛的事，这时，有人提起安倍晴明大人刚才来到这里，大伙就……”一位年轻的僧侣解释道。

“有关方术的事，务必向您请教，于是就冒昧前来了。”一位客人开口说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晴明既然这样表态了，公卿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询问起来。

“我听说，晴明大人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法术。”

“听说您会驱使式神。那么，式神可以杀人吗？”

“这种秘事，也好随便问吗？”

晴明朝年轻的公子反诘道。如女子般鲜红的唇边，浮现着若有若无的笑意。

晴明的唇边，总是挂着这样的微笑，含义却每每不同。在这种场合，好像在对公卿们鲁莽的提问表示嘲讽似的。

“到底怎么一回事呢？”

毫无惊惧之意的公卿们进一步追问晴明。

“至于能不能杀人嘛——”

晴明的眼角细长，他清亮的目光打量着提问的公卿，声音轻柔地说：“那就借哪位试一下吧。”

“不是不是，我们不是说要试一下……”

被晴明盯视的公卿，急慌慌地推脱。

“不用担心。用式神杀人，这种事不是随便出手的。”

“肯定不简单啦。可还是办得到吧？”

“听说方法可谓五花八门。”

“那么，不用活人，就用别的东西试一下怎么样？”

一位一直沉默不语的公卿提议道。

“喏，那可太有趣了。”

公卿中响起一片赞同声。

“好吧，在方池那边的石头上，有一只乌龟，用方术可以把它灭掉吧。”

那位提议用别的东西试试的公卿又说。

大家朝庭院中的方池望去，果然发现在方池中央露出一块石头来，石头上有一只乌龟在歇息。

不知何时，雨霁云散，薄日照射着庭院。

“那株芍药下有一只蛤蟆，也可以拿来试一下吧。”

“虫豸和龟类既然不是人，应该可以吧。”

“是啊是啊。”

公卿们兴趣盎然，口沫横飞地劝着晴明。

“在清静之地，实在太过喧哗了……”晴明不动声色地说。

他静静地把视线转向宽朝僧正，僧正解颐笑道：

“哎呀，你就放手一试吧，晴明大人。”

听上去像是事不关己似的。

实际上，宽朝自己在数年前，也曾灭掉一只附身宫女的天狗。不过，不可胡乱显示方术，这个规矩宽朝自然也是理解的。

事已至此，如果什么都不展示一点，难免招致非议。

“哎呀，安倍晴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“说过要露一手的，可什么也没做就回去了。”

“那人没有传闻中那么厉害嘛。”

公卿们会在宫中如此议论，其沸反盈天之状是不难想象的。

不过，纵使众人逼迫在先，对象是虫豸也好乌龟也罢，若随意在寺里杀生，也非明智之举。

晴明会作何应对呢，宽朝好像觉得大有看头似的。

“可以吗？”

宽朝僧正模仿着先前晴明说过的话：

“毕竟是余兴嘛。就像水泡的比喻所说的那样，做点什么或者不做点什么给人看看，晴明大人的本性，也不会发生一点变化。”

宽朝面色祥和地望着晴明和公卿们。

“宽朝僧正大人，那乌龟和蛤蟆看上去年事已高，它们每天都在这里聆听大人的诵经声吧。”晴明说。

“是啊。”

“是这么回事呀。”

晴明的身体好像没有任何重量似的，轻灵地站起来。

“无论什么活物，要杀掉都很容易，但要让它再生，可就十分不易了。无谓的杀生是罪过，我本来想避开，可如今真是骑虎难下呀。”

晴明行至外廊，从自屋檐垂下的柳条上，用右手那细长的食指

与拇指，摘下一片柳叶。

“要是使用方术，只要这么一片柔软的柳叶，也可以把你的手压烂。”

清明盯着提议杀掉池中乌龟的公卿，说道。

公卿与僧众都聚集在外廊内，探着身子。他们可不想漏听清明所说的每个字。

清明把夹在指尖的柔软的碧色柳叶贴近朱唇，用轻轻细细的声音，念起咒文。

一松开手指，柳叶便离开清明的指尖，没有风力可借，却还是飘飘飞动起来。

接着，清明又摘下一片柳叶，放在唇边，同样小声喃喃。一离开指尖，这片叶子就像追赶原先那片似的，也在空中飘飞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第一片叶子已经飞到乌龟上方，向着它的背飘落下来。就在柳叶将落未落至龟甲上的一刹那，喀的一声，龟甲像被一块巨大的岩石压烂一般，裂开了。

“嗬！”

“真神啊！”

就在大家叹声四起时，另一片柳叶已经落在蛤蟆背上。

顿时，蛤蟆被柳叶压扁了，内脏四溅，向周围飞去。

一两片内脏四散横飞，甚至飞到在外廊内探身观望的公卿身上，沾到他们的脸上。

“啊！”

惊叫声四起，公卿们赶紧往后跳开。他们脸上浮现出又是赞许又是惊怯的表情。